

東涌天主教學校

早會分享 2018-2019
負責: 陳惠芬老師

兩支發光發熱的火柴

好些年前，我在學校裏認識了兩位美男子。他們是出生於國內的兩兄弟，哥哥叫亞木(化名)，弟弟叫亞光(也是化名)，他們剛來港，插班入學。兩兄弟都又瘦又高，弟弟高度與我相若，哥哥比我高半個頭。移居香港前，兩兄弟已完成中一、二課程，但因為當地課程與香港中學程度不同，所以他們都要重讀中一，編入同一班，他們都比同班同學年紀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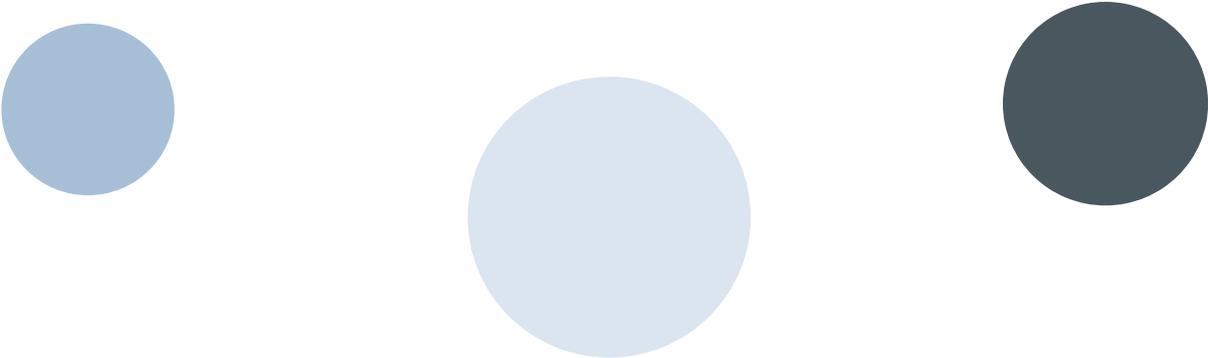
11月尾，是他們的陸運會，兩兄弟參加人生中第一個香港學校的陸運會。亞木眼見高中的田賽健兒跑得很快，所以也決定使出他的洪荒之力應賽。一開跑，他便一馬當先跑在前，後面的跑手心知面對強敵也出盡力的追。最後，亞木拋離對手近50米，摘下他人生中第一面在香港取得的金牌。不過，在宣佈他取勝時，他被抬上救護車。原來他在衝線時腦海清空一切只管跑，把所有的力氣都消耗盡，一時回不過氣當場暈倒，老師們擔心他的健康便將他送院。

兩兄弟的班主任(即是我)立即聯絡他們的父母，亦同時跑上救護車跟弟弟亞光一起到急症室候診。亞木送達急症室已回過神，更與救護員有說有笑。我們在急症室等

候近3小時後，醫生診斷說亞木沒受傷，平安無恙，休息足夠就好。大概黃昏時分，兩兄弟的父母來不及醫院，我便送他們回家。

他們住在很舊、沒有電梯的唐樓，兄弟每天走三層樓上學和回家。他們的母親有腳患，行動不便，沒必要也不會離家。踏進他們的住所使我見識到「板間房」的特色：廚廁共用是必然了，用來間房的板薄不隔聲，在走廊聽得清晰房內的狀況。兄弟一家住在約一百尺的房間裏，打開房間便看盡所有角落，右邊是一張雙人碌架床，兩位大男孩睡在上格床，下格床用作梳化、書桌、父母的睡床。房間右邊放著一米高的衣櫃，上面放置著電視、迷你雪櫃。房間的正中放著一張方正摺枱，報紙、兄弟的課本，還有電飯煲都放在上面，整個房間沒有窗，光源也只能靠頭頂上的一顆燈泡。

我不敢口張目瞪，提醒著自己要微笑，生怕失禮令他們誤會我嫌棄他們貧窮，其實那刻我心裏隱隱痛。我自己的家算不上富裕，自小在公共屋邨成長，一家三口住在四百多尺的公屋，我和弟弟各有一間獨立



「板間房」，可是，我家的共用空間是全家人共用的，而他們的共用公間要與七至八戶各不相識的人共用。我對自己過去不惜福而慚愧，也心隱隱痛。

國內的居所必比香港大幾倍，兄弟住在這樣的環境下，從沒怨天尤人，也沒跟其他住在幾百尺公屋的同學作比較。他們永遠交齊功課、準時交通告、從不告病假、也積極爭取免費的英語學習機會、主動結識高年級的同學請教功課。一年後，兄弟考得全級十名之列。他們的積極和主動，令我非常敬佩，對！是敬佩！

亞木在班上被冠上「大佬」的美譽。兩兄弟天天用二十分鐘走路上學，不論天氣多熱、多冷都堅持為家中省下十元八元的車資；跟他住同一區域的同班同學卻天天坐巴士上學，只愛享受冷氣；同學們聚首傾談打機攻略、買點數談得興高采烈，兩兄弟不是沒興趣，而是為省零用錢，亦明白想取好成績就得取捨。兩兄弟對自己有要求之餘，有時會半責備、半勸告的口吻跟同學說：「下星期考試，還滿腦子打機，你不想升班？溫書啦！」又或是對肥仔同學講：「你飲那麼多樽裝檸檬茶和可樂，又多糖，又不環保，遲早糖尿病，飲水啦！」大佬數學科最好，常留在課室教同學做數學

，同學們無不受過大佬「恩惠」，所以全班同學都非常尊敬他，以他為首，我作為班主任當然滿心歡喜，因為大佬不知不覺也做了班主任。

每想起「生命的毅力」這題目我便想起兩兄弟。他們用積極的生活態度尊重自己的生命，同時也因為那份積極而獲得他人的尊重。

我感謝天主讓我遇上這兩位學生，他們讓我知道尊重生命不需要做些驚天動地的事情，也不必得到全世界人的掌聲，只要在生活中以大愛，做小事已經很了不起。

